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八十三編

言情小說

盜窟奇緣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盜窟奇緣

第一章

尼古蹄末斯名披滴弗姓者。庸於約翰名德倫孟姓家。人咸稱之曰小尼克。其主人德倫孟。當無人時。則呼之曰尼克。當煩惱時。則呼之曰尼古蹄末斯。當行於道途。或在託事人之前。則呼之曰披滴弗。

所謂託事人者。蓋約翰德倫孟爲屋產經理人。其辦事所之窗上。標以金字曰屋產經理人。又曰屋產估價人。故末託事者。往往而有。而尼古蹄末斯。則其副也。

尼古蹄末斯性嗜酒。恆持麥酒一杯。而道於衆人之前。謂彼之執役於德倫孟家也。乃由於朋友之交情。非戀其薪水之豐厚。此言殊不謬。蓋尼古蹄末斯所得之辛資。乃至簡薄者。直不足以稱辛資也。尼古蹄末斯之所以肯如此者。亦非爲主人實有恩義。而欲以此報之也。實則尼古蹄末斯之才具。僅足稱此數而已。德倫孟之所以重用之者。無彼一朝失業。勢必無復有收用之人。且將以餓殍終也。

尼古蹄末斯之爲人。身短小而髮粗澀。年約在四五十間。其股作弓形。面無鬚。雙唇內向。若口中有物吸之者。目甚小且深。凡此形體上之缺憾。殊不足爲彼病。蓋其待主人甚忠。盡不爲利動。而於接待來客。又自有特殊之風範。當託事人來謁見其主人時。尼古蹄末斯恆向來客鞠躬甚敬。而導諸主人之前。乃爲設坐。既畢。又鞠躬而出。其於此等事。百無一失。若終其身不忘者。

德倫孟常謂之曰。尼克乎。倘汝腦中記憶之力。亦如接待來賓時之周至。則汝可謂極有理想之書記矣。

特是尼古蹄末斯之腦力。不幸而極不完全。其主人命之管理簿籍。記載動多謬誤。其記錄之牌上。譬如有屋出租。則彼輒誤記爲出賣。而出賣者。又誤爲出租。德倫孟以是頗受累。在尼古蹄末斯非不欲竭力以善其事。而無如事過輒忘。臨時又錯謬百出矣。故常戚然自悲。以爲天之生吾。必不欲吾置身於貿易場中也。夫人事之不相宜。世恆有之。然未有如尼古蹄末斯之可憐者。

若夫約翰德倫孟。則體軀修長。貌亦偉麗。年可三十三四。肩甚闊。以美鬚自誇。其鬚之美。足以起男子嫉妬之心。發女子豔羨之意。故凡婦女之見之者。輒稱其鬚爲社會中之流行物。夫德倫孟究以何故而欲執業爲屋產經理人。又何故而獨簡擇尼古蹄末斯爲其書記。則其中祕密。雖作者亦不能解釋。彼於所操之職業。殊不甚經意。而其性情。又最惡終日伏處屋內。當其少時。立志欲操航海業。然父死以後。母尪弱多病。不得不捐棄少時之志。留處陸地。幸薄有家資。羸息所入。不虞缺乏。以是於屋產經理之業。可不必十分勞力。較他人業此者。終日孳孳。固自有間矣。且其辦事所乃設於臨河之小鎮中。此地居民皆極固蔽。異方人來此者絕少。故買賣田產之事。亦不若他方之繁盛。

時當夏令。天氣困人。尼古蹄末斯披滴弗坐於辦事所之外室。手執墨水筆。而口咬其筆梗之尖。由鐵絲窗向外閒望。是窗之上。卽標以金字曰。屋產經理人與估價人者也。由此外觀。可以見麥蓋脫潑來斯。即市然其風景實無足怡悅。所見者惟小牛

往來其頸則以繩繫之。又絛羊一羣。皇皇四走。一體軀臃腫之農人。及一身材短小之蠢漢。蹣跚道上。醉態可掬。尼古蹄末斯遂不欲觀。由椅上起立。趨至火爐架側。架上有一小隔渣壺在焉。尼古蹄末斯極珍重之。注水於玻璃蓋中。一若視爲御用之白葡萄酒然。手持此玻璃蓋至窗側。徐徐飲之。若忽得非常珍品。細加品評者。其舒暢神情。實由酩酊之二村漢賜之。蓋尼古蹄末斯見村漢之被酒而遂忽憶及於飲水也。

尼古蹄末斯且飲且語曰。凡此間之物。莫妙於水。補益人身。亦莫善於水。而此水傾自價值昂貴之隔渣壺中。如彼在火爐架上者。其美妙而有益。更不可勝言也。尼古蹄末斯喃喃自述其哲學上之理想。既畢。目注隔渣壺。少時意興深長。不可言喻。既而置杯原處。方欲返步至寫字檯側。而辦事所之玻璃門劃然而啓。一絕美之婦人。爲尼古蹄末斯生平未見者。翩然而入。此美婦人之年齒。雖已在二十八九。而其姿容之妙麗。縱以善於應接。賓至則鞠躬百無一失之尼古蹄末斯。亦不覺頓失常度。

默然不發一言。注視不已。愛慕若不自勝。雖然。尼古蹄末斯此時之忘形。乃暫而非常者。少選。神魂復舊。卽趨至櫃桌側。浣濯其手。向美婦人鞠躬而言。謂天氣甚晴美。然行於烈日中。殊嫌太暖。彼美婦亦微笑而答之。謂所言甚當。於是尼古蹄末斯喜甚。又續言時當夏令。天氣固宜炎熱。美婦人又含笑稱是。旣而尼古蹄末斯寒暄之套語將窮。遂欲試叩其來意。美婦人顧不答。反問曰。君其德倫孟耶。吾有事欲就商之。

尼古蹄末斯方告以己之非是。美婦人又言曰。君肯爲吾代達於德倫孟君。云吾欲與之談語數分鐘。則甚幸。吾斷不欲多費德倫孟君之時間。不過數分鐘足矣。尼古蹄末斯發其甚謙謹之言而答曰。某深願代陳於德倫孟君。俾貴婦得與接談。無如彼此時適已外出。緣有極重要之事。關繫買賣者。故彼不得不稍離辦事所也。美婦人聞言。深爲失望。蓋是日下午。有一平底小艇欲拍賣。德倫孟之出。卽爲此事。意欲購之而歸。美婦人則未之知也。

美婦人問曰。然則汝知德倫孟君將於何時歸乎。吾此來實有極重要之事。欲親見之。且見之又必在今日。未知能乎否乎。

尼古蹄末斯答曰。貴婦乎。設貴婦有事相託。某知德倫孟君既返之後。必能爲貴婦盡力爲之也。德倫孟君之返。約在五句鐘之前。而其常例則五句鐘休息。不復辦事。設貴婦能以時而至。並肯示吾以名姓。則某當爲貴婦代達於德倫孟君。竭力勸之。使與貴婦相見。若是則貴婦既能滿望。而德倫孟君亦在未休息之前。斷不至固卻也。

美婦人聞其言。不禁驕然微笑。蓋尼古蹄末斯靈敏之口才。與謙和之狀態。適與其殘缺之形體。怪異之面貌。不相合。而適相合。故不禁對之失笑也。然婦人之意。良不欲傷其感情。況此時又正需其相助。遂藹然答之曰。然則吾準於五句鐘復來。不失時也。言已。遂從櫃桌上取其來時所置之涼織。又笑謂尼古蹄末斯曰。設君能爲吾力言於德倫孟君。俾得於五句鐘時相見。則吾感君之心。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矣。

尼古蹄末斯見美婦人含笑相向。若甚親愛者。遂覺世間之事。無論巨細。苟爲此美婦人所命。吾無不當竭力以爲之矣。

及美婦人既去。尼古蹄末斯退坐椅上。追念適間之事。於是注目於櫃桌之上。不勝恭敬。蓋是卽美婦人置繖之處也。旋又注目於地席之上。更不勝其愛慕。蓋是卽美婦人著足之所也。又自思曰。自吾初來以迄於今。婦女之蒞止此間者。亦不少矣。然未有如今日下午之可喜而可慰者也。遂又不禁竊妬其主人。以爲如此溫順豔麗之貴婦人。而盼盼然切望其主人一至不得見。則又欲再至。恐再至又不得見。必諄諄預約於先。然則少時德倫孟君買舟而回。與彼美相對笑談。其爲榮幸。雖南面王何以易之。

俄而尼古蹄末斯心神復舊。復一回憶。不覺頓足。自恨自罵曰。蠢夫蠢夫。懊喪若不能自容。蓋其平日見客時所善於遺忘之一事。今日又遺忘矣。所忘者何。則未嘗知美婦人之姓名爲何也。

尼古蹄末斯舞手頓足。恨欲自擲。會一幼童坐於辦事室外之階級上。口中方咀嚼竊得之櫻桃。聞尼古蹄末斯頓足悲呼。急探首向內。叩以有死喪事耶。不然何悲憤。若此可招集村人來相援否。

尼古蹄末斯戚然搖首。命幼童速去。爲馴良之嬉戲。毋騷擾若頑童。詎幼童不聽其言。逕以櫻桃核擲其面。不高不下。適中其額。尼古蹄末斯怒。欲起捉之。頑童乃吐舌微笑。瞬息不知所往。

尼古蹄末斯又喃喃曰。世間人殆無有恭維吾熱愛吾者。即如彼美婦人。吾雖竭誠與之聯絡。而彼仍若藐視吾者何哉。

及四句三刻鐘。德倫孟始返辦事所。彼已買得此小艇。爲價極廉。頗欣欣自得。入室時。興猶甚高。微微含笑。尼古蹄末斯起而逆之。

德倫孟曰。尼克嘗有人來訪乎。蓋是時室中無他人。故德倫孟呼之爲尼克也。

尼古蹄末斯答曰。德倫孟君有之。乃一貴婦人。

德倫孟曰。唉。貴婦人耶。爲少者乎。中年者乎。抑老者乎。豔麗者乎。抑樸野者乎。尼古蹄末斯曰。少者也。且君能恕吾者。則吾敢謂此敏妙之託事人。其容貌之美麗。實世間所不常觀者。美麗若此。吾不覺深爲豔羨也。

德倫孟曰。汝羨之耶。嘻。吾恐汝無此豔福也。彼美面豔之婦人。來此何爲耶。

尼古蹄末斯中心惴惴。知叩其姓名之時將至。故顫栗而答曰。彼不肯以所事告吾。謂此事必與君面晤。始可詳陳。總之。彼欲使汝德倫孟君一人知之耳。

德倫孟曰。此事予不能允。彼若來時。予當令汝止於吾側。予生平從未嘗與美而豔之婦女。密談於一所也。

尼古蹄末斯聞言。思德倫孟以此遇吾。殊爲快樂。然未免有拂彼美之意。殆不啻褻瀆神聖矣。

德倫孟曰。設彼再來。汝導之入室可也。吾意彼當於明晨來矣。

尼古蹄末斯曰。彼今晚將復來。來時在五句鐘。彼告吾必依時而至。斷不爽約。吾此

時正刻刻盼望之也。

德倫孟退至內室而闔其門。中心所思念者。不在彼來訪之女子。而在其日間所買之小艇。嘿自慶慰。念天時甚晴爽。當駕艇遊於河上。以消遣長日。言念至此。忽憶及一事。急趨至門側啓門。向辦事之外室而觀之。則尼古蹄末斯方收拾寫字檯上之物。蓋一日之事既畢。將預備退息矣。

德倫孟問曰。尼克。汝未告吾以彼貴婦之姓名。彼婦之姓名究何耶。

尼古蹄末斯聞言。不啻被迅雷之驟擊。又若末日裁判時間之已到者然。囁嚅而言曰。德倫孟君。吾恐……吾甚愚……吾嘗叩其姓氏而不意竟忘之。是或彼婦之言。語狀態有以致吾忘者。吾深悔德倫孟君。吾已數數白於君前。謂吾之腦力實不足。而吾之心思則良善。自吾幼時以迄於今。幾無事不如此。吾雖盡力記之。而終於無濟。譬如吾以所事書於襯衣之袖記之曰。某日爲市日。當切記至屠肆購肉。然屆時則又忘之矣。今日之事則尤……

尼古蹄末斯言未畢。而彼少年之美婦人。已啓門入室。此婦初來。已極人間美麗。此次重來。其美麗又倍於前。紅而且白之兩頰。適與淡青色之夏服。巧相輝映。德倫孟翹首見之。既驚且羨。自覺雙脣微動。若欲長嘯者然。彼生平從未嘗覩此尤物。覺室中所度珍物。得此女一來。而價值益高。方欲搜索一言。以與相語。尼古蹄末斯已急趨而前曰。德倫孟君。是卽今日來訪之貴婦。爲吾數分鐘前所陳述於君者也。德倫孟此時神魂已復。謂彼婦曰。敝書記嘗告吾以貴婦之來訪矣。吾知貴婦之來。欲親見吾。適以有事他出。深爲歉恨。貴婦此時設能從吾至內室。則吾將敬聆貴婦所欲言。倘可效力。必樂爲之。

美婦人答曰。君誠長厚。是時德倫孟啓內室之門。婦人從之入。德倫孟覺其衣及髮上。皆徧灑香水。微微觸鼻。遂爲婦人設椅。窺見其長衣之下。兩足纖纖入時。此時心中愈益決斷。謂此等美婦人。實前此所未見。而又心異其來。究爲何事。

德倫孟既闔門。已亦就坐於辦事椅上。此椅之前。爲一美洲之轉動寫字檯。乃室中

諸什器之最美而貴者。於是發問曰。貴婦此來。不識何事。爲某可以效勞者耶。貴婦殆欲於本鄉中置辦田產耶。蓋貴婦既不棄讓陋。惠然肯來。則必孰稔吾之職業也。美婦人輕敲其涼繖之尖於地。氈上而答曰。然。吾深知君之職業。惟然。故吾來此求見也。

德倫孟曰。貴婦欲租賃屋產乎。抑欲購買屋產乎。抑欲得地基以造房屋乎。凡此數端。吾自忖必能有以報命。蓋此間近處。頗有極美善極相宜之屋產也。少婦聞言。嘿然少選。乃答曰。吾恐君所爲吾求之者。未必能滿吾之意。雖然。此姑勿言。吾於白事之前。當先作一不情之請。噫。此請誠不常有。特非此則吾不能有所託於君也。

德倫孟聞言。中心愈益奇異。然竭力抑制。不使露形色。問曰。敢聞其概若何。德倫孟言時。以背倚於椅上。宛然屋產經理人之狀態。

美婦人曰。吾所欲請者。設吾等既擇定屋宇。則請君恪守秘密。勿以擇屋之事告之。

於人無論何人皆不可告。設有人叩君以吾之行事者。則君當堅守今日之約。不必云吾嘗來訪。凡一切有關於吾之事。一字不可告人。此則吾所欲求。君垂允者也。美婦人言已。二目注視德倫孟。若急欲待其允許者。德倫孟聞言。益覺此事離奇。自思生平從未嘗有人來作此怪異之請者。此婦用意。果何在乎。且此婦何人。來自何處。何故詭祕若此。反復推度。知必有隱情在焉。然美麗若此。甯當有隱慝耶。德倫孟乃答曰。吾敢以可異二字。加諸貴婦之所言。望勿責也。而中心忖度。實有難以遵命者。

少婦答曰。驟聽之雖若可異。其實乃極平常者耳。吾請爲君釋之。一則吾所欲賃之屋。由吾述其形式地位。君不過代吾求之而已。此外則無他也。二則既得此屋以後。不欲君宣諸人者。以吾素喜清淨。恐相識者羣來過從。致增煩擾。蓋吾於酬應之事。深以爲煩苦也。故吾所欲賃之屋。務取其極幽靜。且能脫賓客往來之苦者。至賃費一端。祇須居宅能如吾意。極願優給。雖倍於平常之租價。亦樂從命。且可以先付後

居至君之酬報。則吾可以加——婦言至此。龜中止。又曰。幸君恕吾言及於此。吾固知此事不必置齒頰也。

德倫孟曰。貴婦所許。足見氣度之宏。然某竊自慮。未知果有以滿貴婦之望否也。就鄙見所及者觀之。某深恐難以報命耳。

少婦曰。否否。吾知君必有以滿吾望。蓋吾所欲賃之屋。已屬意一所矣。吾雖未入其內。然就表面觀之。知此屋深合吾意。君設能許爲吾求之。則吾當示君以彼屋之所在。其租賃等事。悉聽君之調度。吾知此屋之巧合吾意。實無可以比較者矣。

德倫孟聞言。又默然良久。思此事不如卻之爲美。實告以不能允。使之求助他人。未爲不可。特是此不可思議之美婦人。究何故而言語吞吐。形迹飄忽。乃至於此。盡不藉此窮其根柢乎。蓋德倫孟之性質。本近冒險一派。觀其幼時立志航海。即可概見。凡冒險之人。多出於好奇。德倫孟此時料事之智。不敵其好奇之心。而況此少婦美麗若此。設一言決絕。亦艱於出口。是則德倫孟當日之心思也。著書者雖未敢決其

爲必然。特以意度之。殆亦不遠矣。

德倫孟意念已決。遂開言曰。某猶豫未卽置答。請貴婦恕其無禮。某之所以猶豫者。恐未必果能爲貴婦盡力耳。

少婦曰。吾固知君必樂於助吾者也。少婦言時。嫣然微笑。

德倫孟曰。貴婦何由而知吾乎。德倫孟問時。微有詫愕意。蓋少婦言時。其發聲隱含譏誚。一若男子固當爲婦女玩弄之具者。德倫孟就閱歷所及。知世間男女相聚之時。往往有此景象。特此等景象。實有氣男子所不能堪者也。

少婦答曰。吾相君之面而知之。吾觀君初時甚猶豫。忽若信。忽又若不信。旣而忽然計決敗口。答吾此固吾之所揣測者也。然旣已決計信吾。則吾知君斷不後悔。吾爲此言。幸君勿責。

德倫孟急接言曰。某之所思者。非思自己。乃正思貴婦之事耳。吾意貴婦果在有求於人之際。則某盡力爲貴婦圖之。固所極願者。特某有一事。尙未能確知。則以貴婦

何故而欲就商於某耳。夫外間操業如某者。爲數甚夥。大可就商。或者彼之所以爲貴婦謀者。有勝於吾也。

少婦曰。君言良然。特欲問吾以獨商於君之故。則此言吾誠不幸。無以置答。蓋吾亦不自知其何故也。然吾既來此間。則幸君信吾。吾斷不有悔也。雖然。此等虛詞。似可以不必復談。吾敢問君。究有以助吾乎。顧吾此時。尙有一語欲預白於先者。則請君釋懷。君既助吾。將來斷不至有意外之累耳。

少婦言已。二目逼注於德倫孟之面。雖欲籌思而有所不能。至於不敢信託之言。更不能出口矣。遂又重言以申明之曰。某甚願助貴婦。

少婦遂答曰。吾誠不能覓一言以謝言時。其聲音微微顫動。德倫孟知其心中實急切甚也。

少頃。德倫孟言曰。嘻。某之粗忽。幾與吾書記相等矣。蓋某與貴婦談話迄今。尙未一叩貴婦之姓氏也。